

《三让徐州》

主要角色

陶谦：外
 刘备：老生
 糜竺：末
 陶商：小生
 陶应：小生

情节

汉末建安（献帝年号）之世，群雄角逐。凡太守刺史，各据州郡，强存弱肉，互相并吞，朝廷之政教号令，弃等弁髦。曹操强迁献帝于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势力最大。稍不如意，动辄临之以兵，无敢与抗衡者也。徐州太守陶谦，实治世之良臣，非乱世之能臣，自知处于战争旋涡之中，恐孤立者之不足以保存，意欲攀附曹操，引为奥援。曹操父曹嵩，闲住在琅琊郡，曹操遣人迎养，曹嵩挈带眷属就道。经过徐州。陶谦致敬尽礼，特差都尉张闾护送。张闾本黄巾余党，盗心未改，更半路，尽杀曹嵩全家，取其财物而逸。曹操闻信怒甚，以为陶谦指使。悉起大军攻夺徐州，声言得城后，尽行屠戮百姓，以雪父仇。陶谦命人请北海太守孔融、青州刺史田楷两处兵马赴援。孔融代为招致平原令刘备同来。陶谦见刘备器宇轩昂，局度宽厚，即取徐州牌印授刘备。刘备不受，致书于曹操以求和。曹操因吕布之袭兖州，急欲回兵，允刘备所请。陶谦设酒筵庆功，复以牌印相让，刘备仍却之。陶谦留刘备在小沛屯军，以成犄角为徐州保障。后陶谦病危，邀刘备至署，将牌印亲手交付，刘备再欲推辞，而陶谦已气绝矣。刘备遂摄行州事，抚辑军民。

根据《戏考》第十六册整理

【第一场】

（陶谦上。）

陶谦（引子） 坐镇徐州，为国家，昼夜忧愁。
 （念） 恼恨张闾杀曹嵩，曹操悲怨起雄兵。一心要把徐州灭，多亏刘备暗调停。
 （白） 老夫姓陶名谦，字恭祖，镇守徐州。只因曹操之父曹嵩从此经过，是老夫派定张闾，带领五百军士，护送他的家眷。那张闾，他本是黄巾之党，归降我的帐下，谁想他行至中途，陡起不良之意，将曹嵩家眷四十余口尽行杀却，劫脱行李而逃。曹操闻听大怒，他就赖在老夫的身上，道我有意害他的满门，点动人马，要将徐州百姓尽行诛戮。是老夫邀请北海太守孔融、青州太守田楷、平原令刘备等前来助战。且喜刘备致书于曹操，洗白老夫的冤枉，曹操竟将人马撤回。我观刘备仪表非凡，人材出众，又有关、张二将勇敢万人，日后定可称王霸业，昨日曾将徐州印牌让他执掌，怎奈他执意不肯。吾想老夫年迈，筋力就衰，此州乃是冲要之区，必须才德兼全之人方能胜任。

（旗牌暗上。）

陶谦（白） 不免将先生请出，与他商议一番。
 来！

旗牌（白） 有。

陶谦（白） 请糜先生。

旗牌（白） 请糜先生。

（糜竺上。）

糜竺（念） 刘备作书退曹兵，徐州可以保安宁。

（白） 参见主公。

陶谦（白） 先生少礼，请坐。

糜竺（白） 谢坐。传某进帐，有何国事议论？

陶谦（白） 想这徐州一带，地广人稠。教练三军，抚养百姓，必须有一才德兼全之人镇守，方保无虑。老夫年过花甲，精血衰败，难以支持。那刘玄德气宇非凡，英雄盖世，若守此郡，可称人地相宜。前日也曾让他执掌此郡，怎奈他再三不允，

老夫甚是焦虑，望先生想一良策。

糜竺 (白) 那刘玄德也曾言道，此番前来本为助战，若要镇守徐州，岂不是有意夺取，因此恐怕旁人耻笑于他，故尔推让。

陶谦 (白) 先生呀！

(西皮原板) 刘玄德他生来仪表英俊，抱经纶仗仁义果有才能。倘若是他能够执掌此郡，满城中众黎民定受厚恩。我也曾让过了徐州牌印，怎奈他再三的不肯担承。为此事终日里我焦愁烦闷，这件事好叫我无计可行。

糜竺 (西皮原板) 主公不必心烦闷，细听我糜竺说分明。你若要將徐州让他掌定，必须要想良谋叫他应承。

(白) 主公一定要让徐州，必须依计而行。

陶谦 (白) 先生计将安在？

糜竺 (白) 想那孔融、田楷等，皆因助战而来，明日主公大排筵宴，一来与诸人贺功，二来与他们饯行。等刘玄德到来，在酒席筵前商议此事，我等在旁帮助，倘若应允也未可知。

陶谦 (白) 如此就命先生具贴相请，准备筵席便了。

糜竺 (白) 遵命，正是：

(念) 准备酒筵请诸君，特为要让徐州城。

(糜竺下。)

陶谦 (白) 刘玄德呀，刘使君！你真乃当世英雄也！

(西皮摇板) 好一仁德刘使君，可算当世第一人。但愿得他领受徐州郡，免得我昼夜里费力劳心。

(陶谦下。)

【第二场】

(刘备上。)

刘备 (念) 借将统三军，来助陶府君。

(白) 某，刘备。只因曹操领兵攻取徐州，要报杀父之仇，我等前来助战。昨日曾修书致于曹操，与他两家讲和，幸喜曹操兵退。这徐州人民可保无虑也。

(西皮摇板) 曹、陶二家结仇冤，徐州人民不得安。我曾修书来解劝，幸喜他退兵转回还。

(关羽、张飞同上。)

关羽 (西皮摇板) 桃园威名天下扬，

张飞 (西皮摇板) 谁人不知刘关张。

关羽、张飞 (同白) 参见大哥。

刘备 (白) 二位贤弟少礼，请坐。

关羽、张飞 (同白) 有坐。

关羽 (白) 想那曹、陶二家现已罢兵，你我弟兄也好转回平原。

刘备 (白) 今有陶府君，邀请你我弟兄前去赴宴，宴罢之后即可启程。

(四马童同暗上。)

张飞 (白) 既然如此, 来, 带马。
(众人同下。)

【第三场】

(孔融、田楷、糜竺同上。)

糜竺 (白) 有请主公。

(四龙套、旗牌同上, 陶谦上。吹打。)

四马童 (内同白) 刘使君到。

陶谦 (白) 有请。

(四马童、刘备、关羽、张飞同上, 同坐。)

刘备、

关羽、

张飞 (同白) 陶府君设筵相邀, 我等何以克当。

陶谦 (白) 老夫仰蒙诸位洪福, 曹兵退回, 保全徐州多少生灵, 今日特备水酒, 与诸位贺功。

孔融、

田楷 (同白) 此乃刘使君一人之力, 我等只得奉陪。

刘备 (白) 此乃仰仗诸位太守之福也。

旗牌 (白) 宴齐。

陶谦 (白) 看酒。

(吹打。旗牌送酒, 坐。)

陶谦 (白) 请。

刘备、

关羽、

张飞、

孔融、

田楷 (同白) 请。

(牌子。)

陶谦 (白) 呀, 刘使君, 今日老夫奉约台驾到此, 还有一事相求, 不知使君肯容纳否?

刘备 (白) 府君有何金言, 当面请教。

陶谦 (白) 老夫年迈, 精力衰败, 徐州地广人稠, 又当冲要之区, 诸事皆须整顿。老夫虽有二子, 学浅才庸, 不能胜国家之重任。使君才高德重, 又是帝王之胄, 堪胜此任。老夫情愿将徐州奉敬, 千万不可推辞。

刘备 (白) 备蒙孔文举招我来救徐州, 此乃义也。今无端据徐州为己物, 天下之人必道刘备无义矣。此事断断不敢从命。

陶谦 (白) 使君说哪里话来。今日天下大乱, 汉室凌夷, 海内颠覆, 成功立业正在此时, 况徐州殷富, 户口百万, 使君坐守此地, 事事相宜, 万勿推却。

刘备 (白) 想那袁公路, 四世三公, 统领数万兵马, 近在寿春, 陶府君又何必以徐州让于吾刘备。

孔融 (白) 那袁术如同坟中之枯骨, 何须提起。今日陶府君以此郡让与贤弟, 此乃是天意, 若天与而不取, 后悔无及矣。

刘备 (白) 此事断断不可。

陶谦 (白) 使君今日若舍我陶谦而去, 吾虽死在九泉, 亦不能瞑目也。

关羽 (白) 既是陶公再三相让, 情意殷殷, 兄长暂为应允亦无不可。

张飞 (白) 此事乃是那陶老头儿一厢情愿, 又不是我弟兄争夺来的, 大哥你苦苦推辞是何道理? 依我老张看来, 你就答应了就完了。

刘备 (白) 这不义之事, 我刘备断断不做。你等哪里知道。

陶谦 (白) 既是使君再三不肯应允, 此地不远有一县邑, 名曰小沛, 尚可屯军养马, 请使君暂驻此邑, 以保徐州百姓, 如何?

孔融、

田楷、

糜竺 (同白) 此事甚好, 刘使君不可再推让了。

刘备 (白) 备谨遵命便了。

刘备、
关羽、
张飞、
孔融、
田楷 (同白) 酒已够了，我等告辞。

孔融 (西皮摇板) 辞别府君出衙庭，
刘备 (西皮摇板) 去到小沛看分明。

(刘备、关羽、张飞、孔融、田楷同下。)

陶谦 (西皮摇板) 刘备不受徐州郡，
糜竺 (西皮摇板) 可算当今仁义人。

(众人同下。)

【第四场】

(四龙套、二将、孔融、田楷同上。)

田楷 (西皮摇板) 人马离了徐州郡，
孔融 (西皮摇板) 卷旗携鼓转回程。

(众人同下。)

【第五场】

(四龙套、二马童、关羽、张飞、刘备同上。)

刘备 (念) 舍去平原郡，屯兵小沛城。
关羽 (念) 抚养众百姓，
张飞 (念) 教练我三军。

(旗牌上。)

旗牌 (白) 有人么？
马童甲 (白) 什么人？
旗牌 (白) 下书人求见。
马童甲 (白) 候着。
启大爷：下书人求见。

刘备 (白) 传。
马童甲 (白) 传你进去。
旗牌 (白) 叩见刘使君。有书信呈上。
刘备 (白) 呈上来。

(牌子。)

刘备 (白) 修书不及，照书行事。
旗牌 (白) 是。

(旗牌下。)

刘备 (白) 今有陶恭祖书信前来，邀我到徐州有军情议论，不知为了何事？
关羽、
张飞 (同白) 弟等要随大哥一同前往。
刘备 (白) 好。
来，带马。

(西皮摇板) 陶谦下书来相请，
不知哪路有军情。
关羽 (西皮摇板) 弟兄一同往前进，
张飞 (西皮摇板) 去到徐州看分明。

(众人同下。)

【第六场】

陶谦 (内白) 揆定了。
(陶商、陶应扶陶谦同上。)

陶谦 (二黄慢板) 叹人生如花草春夏茂盛，
待等那秋风起日渐凋零。
为国家心焦愁身染重病，
大限到阳寿终难保残生。

(刘备、关羽、张飞同上。)

刘备 (二黄摇板) 来至在帐外下能行，
(糜竺上。)

糜竺 (二黄摇板) 急忙上前礼相迎。

刘备 (白) 先生请了。

糜竺 (白) 请了。

刘备 (白) 陶府君见招，不知为了何事？

糜竺 (白) 使君有所不知，我家主公身染重病，危在旦夕，特请使君前来，有大事相托。

刘备 (白) 如此，就请先生带路病房。
(二黄摇板) 先生与我把路引，
去到病房看分明。

(糜竺、刘备、关羽、张飞同走圆场。)

糜竺 (白) 主公醒来。

陶谦 (二黄导板) 适才间沉沉将睡稳，
(二黄摇板) 又只见刘使君在面前存。

刘备 (白) 府君病势如何？

陶谦 (白) 十分沉重。

刘备 (白) 还是保重要紧。

陶谦 (白) 暖呀，使君呀！此番请你到来非为别事，只因老夫身得重病，已入膏肓，万无生理。徐州乃是国家冲要之地，我今一死，二子才薄，不能担此重任，现有徐州印牌在此，请使君接领此郡，不可再推却也。

刘备 (白) 自古道父职子袭，况徐州太守乃是朝庭特简之人，备焉能领受。

陶谦 (白) 只要使君应许，我陶谦自当表奏朝庭。

刘备 (白) 此事碍难遵命。

陶谦 (白) 使君呐！
(二黄慢板) 汉高皇开国基江山初创，
传流了四百载锦绣家邦。
到如今气运衰四方扰攘，
众奸谗乱国政君弱臣强。
外有那黄巾贼各处掠抢，
众诸侯分疆土他们各霸一方。
怎奈我徐州城民多地广，
倘若是刀兵起民受灾殃。
望使君领此郡切莫谦让，
我纵死九泉也受恩光。

糜竺 (唱) 劝使君且莫要再谦逊，
为国报效理所应。

陶谦 (唱) 我的儿将印牌速速献上，
望使君莫推辞一体承当。

刘备 (唱) 陶恭祖只哭得两泪淋淋，
他一心让徐州为国为民。
无奈何接过了徐州牌印，
我刘备倒做了无义之人。

陶谦 (唱) 一霎时只觉得心血上涌，
三魂散七魄飘一命归阴。

(陶谦死。众人同哭。牌子。)

刘备 (白) 陶府君归天，速速表奏朝庭。

糜先生，你要办起丧事来。满营大小将官，须要挂孝成服，将灵柩停在前堂，大家一同祭奠者。
遵命。

糜竺 (白)
(牌子。众人同下。)
(完)